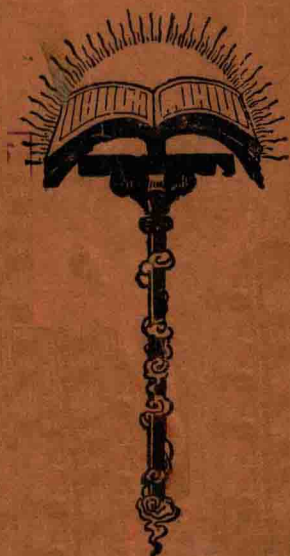


詳註
現代文讀本



用通修自科委

行印局書界世海上

詳註

現代文讀本 上冊

關韓

節錄

嚴復

今夫西洋者，一國之大公事，民之相與自爲者，居其七；由朝廷而爲之者，居其三；而其中之犖犖尤大者，則明刑治兵兩大事而已。何則是二者，民之所仰於其國之最急者也。昔漢高入關，約法三章耳；而秦民大服，知民所求於上者，保其性命財產，不過如是而已。更驚其餘，所謂「一代大匠斲，一未有不傷指者」也。是故使今日而中國有聖人興，彼將曰：「吾之以藐藐之身，託於億兆人之上者，不得已也，民弗能自治，故也。民之弗能自治者，才未逮，力未長，德未和也。乃今將早夜以孳孳，求所以進吾民之才德力者，去其所以困吾民之才德力者，使其無相欺相奪而相患害也，吾將悉聽其自由，天之所

以畀也。吾又烏得而靳之。如是幸而民至於能自治也。吾將悉復而與之矣。唯一國之日進富強。余一人與吾子孫。尙亦有利焉。吾曷貴私天下哉！誠如是三十年而民不大和。治不大進。六十年而中國有不克與歐洲方富而比強者。正我「莠言亂政」之罪可也。彼英法德美諸邦之進於今治者。要不外數百年數十年間耳！况夫彼爲其難。吾爲其易也。嗟乎！有此無不有之國。無不能之民。用庸人之論。忌諱虛僞。至於貧且弱焉。以亡天下。恨事孰過此者。是故考西洋各國。當知富強之甚難也。我何可以苟安。攷西洋各國。又當知富強之易易也。我不可以自餒。道在去其害富害強。而日求其能與民共治而已。語有之曰：「曲士不可與語道。束於教也。」苟求自強。則古人之書。且有不可泥者。况夫秦以來之法制。如彼韓子。徒見秦以來之爲君。秦以來之爲君。正所謂「大盜竊國」者耳！國誰竊。轉相竊之於民而已。旣已竊。

之矣，又惴惴然，恐其主之或覺而復之也，於是法與令，蝟毛而起，質而論之，其什八九皆所以壞民之才，散民之力，漓民之德者也。斯民也，固斯天下之眞主也，必弱而愚之，使其常不覺，常不足以有爲，而後吾可以長保所竊而永世嗟乎！夫誰知愚常出於所慮之外也哉！此莊周所以有「胠篋」之說也。

註釋

●【約法三章】漢高先入關，與秦民約法三章，曰殺人者死，傷人及盜抵罪，

餘悉除去，●【莠言亂政】莠，草之似禾者，莠言，謂似是而非之言，語見禮記王

制，●【曲士不可與語道東於教也】二語見莊子秋水篇，夏蟲不可與語冰，篤於時

也，……謂迂拘之士，爲所教之言所束縛，不可與語大道也，●【大盜竊國】見莊

子胠篋篇，向之所謂知者，不乃爲大盜積者也，又曰，竊鉤者誅，竊國者爲諸侯，●

【胠篋】莊子篇名，從旁開曰胠，篋，音怯，箱子小者，

原強

節錄

嚴復

不觀於圻者之爲牆乎？與之一成之磚，堅而廉，平而正，火候得而大小若一，則無待泥水灰黏之用，不旋踵而數仞之牆成矣！由是以衛風雨，捍室家，雖資之數百年可也。使其爲磚也，嶽嶽嶸嶸，小大不均，則雖遇至巧之工，亦僅能版以築之，成一糞土之牆而已矣！廉隅堅潔，持久不敗，必不能也。此凡積塼之事，莫不如此。唯其單也，爲有法之形，則其總也，成有制之聚。然此猶人之所爲也。唯天生物，亦莫不然。化學原質，自然結晶，其形製之窮巧極工，殆難思議。其形雖大小不同，而其爲一晶之所積而成形，則雖析之至微，至於莫破，其晶之積面隅幕，無不似也。然此猶是金石之類而已。夫其動植之倫，近代學者皆知太初質房爲生之始，其含生蕃變之倫，皆於此而已具。但其事甚蹟，難與未嘗學者談。而本其單之形法性情，以爲其總之形法性情，欲

論其合，先考其分，則昭昭若揭，日月而行，亙天壤不刊之大例也。夫如是，則一種之所以強，一羣之所以立，斷可識矣。蓋生民之大要三：強弱存亡，莫不視此。一曰「血氣體力之強」，二曰「聰明智慮之強」，三曰「德行仁義之強」。是以西洋觀化言治之家，莫不以民力、民智、民德三者，斷民種之高下，未有三者備而民生不優，亦未有三者備而國威不奮者也。反是而觀，夫苟其民契需恟恣，各奮其私，則其羣將渙以將渙之羣，而與鷙悍多智愛國保種之民遇，小則虜尋，大則滅亡，此不必干戈用而殺伐行也。磨滅潰敗，出於自然，載籍所傳，已不知凡幾，而未有文字之先，則更不知凡幾者也是故。西人之言教化政法也，以有生之物，各保其生，爲第一大法，保種次之。而至生與種較，則又當舍生以存種，踐是道者，謂之義士，謂之大人。至於發政施令之間，要其所歸，皆以其民之力智德三者爲準的。凡可以進是三者，皆所

力。行。凡。可。以。退。是。三。者。皆。所。宜。廢。而。又。盈。虛。酌。劑。使。三。者。毋。或。致。偏。焉。西。洋。政。教。若。自。其。大。觀。之。不。過。如。是。而。已。

【註釋】

●【嶽嶽蹉蹉】嶽嶽、音崎欽、高低不平也、蹉、火鍋切、不正也、蹉與缺同、

【太初】（列子）太初者、氣之始也、●【質房】細胞也、爲構造生物體之要素、

【契需】本言馬行不利也、今作遲鈍解、●【恂恂】愚貌、

導言一 察變

嚴復

赫胥黎獨處一室之中，在英倫之南，背山而面野，檻外諸境，歷歷如在几下。乃懸想二千年前，當羅馬大將愷徹未到時，此間有何景物？計惟有天造草昧，人功未施，其藉徵人境者，不過幾處荒墳，散見坡陀起伏間，而灌木叢林，蒙茸山麓，未經刪治。如今日者，則無疑也。怒生之草，交加之藤，勢如爭長，相雄，各據一坏壤土，夏與畏日爭，冬與嚴霜爭，四時之內，飄風怒吹，或西發西。

洋或東起北海，旁午交扇，無時而息。上有鳥獸之踐啄，下有蟻蝥之齧傷，憔悴孤虛，旋生旋滅，苑枯頃刻，莫可究詳。是離離者，亦各盡天能以自存。種族而已數畝之內，戰事熾然，彊者後亡，弱者先絕。年年歲歲，偏有留遺，未知始自何年，更不知止於何代。苟人事不施於其間，則莽莽榛榛，長此互相吞并，混逐蔓延而已。而詰之者誰耶？英之南野，黃芩之種爲多，此自未有紀載以前，革衣石斧之民，所采擷踐踏者，茲之所見，其苗裔耳。邃古之前，坤樞未轉，英倫諸島，乃屬冰天雪海之區，此物能寒，法當較今尤茂。此區區一小草耳，若跡其祖始，遠及洪荒，則三古以還年代方之，猶灑渴之水，比諸大江，不啻小支而已。故事有決無可疑者，則天道變化，不主故常是已。特自皇古迄今，爲變蓋漸，淺人不察，遂有天地不變之言，實則今茲所見，乃自不可窮詰之變動而來。京垓年歲之中，每員輿正不知幾移幾換，而成此最後之奇。且

繼今以往，陵谷變遷，又屬可知之事，此地學不刊之說也。假其驚怖斯言，則索證正不在遠，試向立足處所，掘地深逾尋丈，將逢蜃灰，以是蜃灰，知其地之古必爲海，蓋蜃灰爲物，乃羸蚌脫殼積疊而成，若用顯鏡察之，其掩旋尙多完具者。使是地不前爲海，此恆河沙數羸蚌者，胡從來乎？滄海颶塵，非誕說矣。且地學之家，歷驗各種殭石，知動植庶品，率皆遞有變遷，特爲變至微，其遷極漸，卽假吾人彭聃之壽，而亦由暫觀久，潛移弗知，是猶「螻蛄」不識春秋，朝菌不知晦朔，「遽以不變名之，眞瞽說也。」故知不變一言，決非天運而悠久成物之理，轉在變動不居之中，是當前之所見，經廿年卅年而革焉，可也，更二萬年三萬年而革亦可也。特據前事推將來，爲變方長，未知所極而已。雖然天運變矣，而有不變者行乎其中，不變惟何？是名天演，以天演爲體，而其用有二：曰「物競」，曰「天擇」。此萬物莫不然，而於有生之類爲

尤著。物競者，物爭自存也；以一物以與物物爭，或存或亡，而其效則歸於天擇。天擇者，物爭焉而獨存，則其存也，必有其所以存，必其所得於天之分，自致一己之能，與其所遭值之時與地，及凡周身以外之物力，有其相謀相劑者焉。夫而後獨免於亡，而足以自立也，而自其效觀之，若是物特爲天之所厚而擇焉以存也者，夫是之謂天擇。天擇者，擇於自然，雖擇而莫之擇，猶物競之無所爭，而實天下之至爭也。斯賓塞爾曰：「天擇者，存其最宜者也。」失物既爭存矣，而天又從其爭之後而擇之，一爭一擇，而變化之事出矣。

【註釋】

●【旁午交扇】謂縱橫交錯也。●【三古】伏羲時爲上古，周文王時爲中古，孔

子時爲下古。●【彭聃】言古之長壽者，彭祖與老聃也。（嵇紹詩）遠希彭聃壽。●

【螻蛄不識春秋朝菌不知晦朔】喻歷世之迅速也，語出莊子。

導言四

人爲

嚴復

前之所言，率取譬於天然之物，天然非他，凡未經人力所修爲施設者是已。乃今爲之試擬一地焉，在深山廣島之中，或絕徼窮邊而外，自元始來未經人跡，抑前經墾闢而荒棄多年，今者彌望蓬蒿，羌無蹊迹，荆榛稠密，不可爬梳，則人將曰：「甚矣此地之荒穢矣。」然要知此蓬蒿荆榛者，既不假人力而自生，卽是種中之最宜，而爲天之所擇也。忽一旦有人焉，爲之剷刈穢草，斬除惡木，繚以周垣，衡從十畝，更爲之樹嘉葩，栽美箭，滋蘭九畹，種橘千頭，舉凡非其地所前有，而爲主人所愛好者，悉移取培植乎其中，如是乃成十畝園林，凡垣以內之所有，與垣以外之自生，判然各別矣。此垣以內者，不獨溝塍闌楯，皆見精思，卽一草一花，亦經意匠，正不得謂草木爲天工，而垣宇獨稱人事，卽謂皆人爲焉，無不可耳。第斯園旣假人力而落成，尤必待人力以持久，勢必時加護葺，日事刪除，夫而後種種美觀，可期恆保，假其廢而不

治，則經時之後，外之峻然峙者，將圯而日卑，中之瀏然清者，必淫而日塞，飛者啄之，走者躡之，蟲豸爲之蝨，莓苔速其枯，其與此地最宜之蔓草荒榛，或緣間隙而交縈，或因飛子而播殖，不一二百年，將見基址僅存，蓬科滿目，舊主人手足之烈，漸不可見，是青青者，又戰勝獨存，而遺其宜種矣，此則盡人耳目所及，其爲事豈不然哉？此之取譬，欲明何者爲人爲，十畝園林，正是人爲之一，大抵天之生人也，其周一身者謂之力，謂之氣，其宅一心者謂之智，謂之神，智力兼施，以之離合萬物，於以成天之所不能自成者，謂之業，謂之功，而通謂之曰人事，自古之士，錮窪尊，以至今之電車鐵艦，精粗迴殊，人事一也，故人事者，所以濟天工之窮也，雖然，苟揣其本以爲言，則豈惟是莽莽荒荒，自生自滅者，乃出於天生，卽此花木亭壇，凡吾人所輔相裁成者，亦何一不由帝力乎？夫曰「人巧足奪天工」，其說固非皆誕，顧此冒彰橫目，手

以攬，足以行者，則亦彼蒼所賦畀，且豈徒形體爲然，所謂運智慮以爲才，制行誼以爲德，凡所異於草木禽獸者，一一皆秉彜物則，無所逃於天命而獨尊，由斯而談，則雖有出類拔萃之聖人，建生民未有之事業，而自受性降衷而論，固實與昆蟲草木同科，貴賤不同，要爲天演之所苞已耳，此窮理之家之公論也。

【註釋】

●【元始】謂天地開闢之始也、●【箭】竹之小者曰箭、●【意匠】謂其造意、

若匠氏之構思也、●【帝力】謂君上所爲也、（漢書）秋毫皆帝力也、●【冒彰】言

鬚鬢多蒙冒其面也、（後漢章帝紀）、冒彰之類、●【橫目】怒目也、（埤雅）熊羆眼

直、惡人橫目、●【秉彜】謂秉受於天之常道也、（詩）民之秉彜、好是懿德、●【物

則】物者、事也、謂有一事必有一種法則也、●【出類拔萃】特出之才也、（孟子）

出乎其類、拔乎其萃、

導言五 互爭

嚴復

難者曰：「信斯言也，人治天行，同爲天演矣，夫名學之理，事不相反之謂同，功不相毀之謂同，前篇所論，二者相反相毀明矣，以矛陷盾，互相牴牾，是果僂馳而不可合也。如是豈名學之理，有時不足信歟？」應之曰：「以上所明，在在徵諸事實，若名學必謂相反相毀，不出同原，人治天行，不得同爲天演，則負者將在名學，理徵於事，事實如此，不可誣也。夫園林臺榭，謂之人力之成可也，謂之天機之動而誘衷，假手於斯人，之功力以成之，亦無不可。獨是人力既施之後，是天行者，時時在在，欲毀其成功，務使復還舊觀，而後已，倘治園者不能常目存之，則歷久之餘，其成績必歸於烏有，此事所必至，無可如何者也。今如河中鐵橋，沿河石隄，二者皆天材人巧，交資成物者也，然而飄風朝過，則機牙闔損，潮頭暮上，則基趾微搖，且涼熱漲縮，則筍緘不得不

鬆霧淞潛滋，則銹澀不能不長，更無論開闢動盪之日，有損傷者矣。是故橋須歲以勘修，^五臨須時以培築，夫而後可得利用而久長也。故假人力以成務者，天憑天資以建業者，人而務成業建之後，天人勢不相能，若必使之歸宗返始而後快者，不獨前一二事爲然，小之則樹藝牧畜之微，大之則修齊治平之重，無所往而非天人互爭之境。其本固一，其末乃歧。聞者疑吾言乎？則盍觀張弓，張弓者之兩手也，支左而屈右，力同出一人也，而左右相距，然則天行人治之相反也，其原何不可同乎？同原而相反，是所以成其變化者耶？

註釋

●【以矛陷盾】謂言語前後互相牴觸也、（尸子）楚人有鬻矛與盾者、譽之曰、

吾盾之堅、莫能陷也、又譽其矛曰、吾矛之利於物無不陷也、或曰、以子之矛、陷子之盾、何如、其人弗能應、●【牴牾】謂觸逆也、●【倅馳】倅與舛同、倅馳、相背

也、(淮南子)分流解馳、④【隔】與堰通、壅水爲埭也、⑤【霧淞】一作霧淞、(字林)夜寒結水如珠、見睨乃消、齊魯謂之霧淞、

導言十 擇難

嚴復

天演家用擇種留良之術，於樹藝牧畜間，而繁碩茁壯之效，若執左契致也。於是以謂人者生物之一宗，雖靈蠢攸殊，而血氣之軀，傳衍種類，所謂生肖其先，代趨微異者，與動植諸品無或殊焉。今吾術既用之草木禽獸而大驗矣，行之人類，何不可以有功乎？此其說雖若駭人，然執其事而責其效，則確乎有必然者。顧惟是此擇與留之事，將誰任乎？前於墾荒立國，設爲主治之一人，所以云其前識獨知，必出人人，猶人人之出牛羊犬馬者，蓋必如是，而後乃可獨行而獨斷也。果能如是，則無論如亞洲諸國，宣聰明作元后，天下無敢越志之至尊，或如歐洲，天聽民聽，天視民視，公舉公治之議院，爲獨爲

聚聖智同優，夫而後託之主治也可。託之擇種留良也亦可。而不幸橫覽此五洲六十餘國之間，爲上下共六千餘年之紀載，此獨知前識，邁類逾種，如前比者，尙斷斷乎未嘗有人也。且擇種留良之術，用諸樹藝牧畜而大有功者，以所擇者草木禽獸而擇之者人也。今乃以人擇人，此何異上林之羊，欲自爲卜式，汧渭之馬，欲自爲伯翳，多見其不知量也已。

案原文用白鶴欲爲施白來施英人最善

畜鶴者今用中事

且欲由此術，是操選政者，不特其前識如神明，抑必極剛戾忍決

之姿而後可。夫剛戾忍決誠無難，雄主酷吏皆優爲之，獨是先覺之事，則分限於天，必不可以人力勉也。且此才不僅求之一人之爲難，卽合一羣之心，思才力爲之，亦將不可得久矣。合羣愚不能成一智，聚羣不肖不能成一賢也。從來人種難分，比諸飛走下生，奚翅什伯？每有孩提之子，性情品格，父母視之爲庸兒，戚黨目之爲劣子，溫溫未試，不比於人，逮磨礱世故，變動光明，